

读书
风景
文丛



C2012057886

朱晓剑 朱 姝 / 主编

信手拈书

或观菜谱，或览风月，或展情书，或窥梦录，或谈文艺，或参哲理；或古典，或现代，或东风，或西雨，读了什么就说什么；或轻松，或沉重，或调侃，或严肃。也无一定，皆随心情。

孟庆德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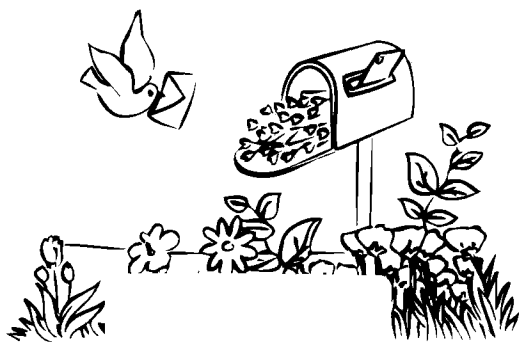
DUSHU FENGJING WENCO

读书风景文丛

信手拈书

朱晓剑 朱 姝 / 主编

孟庆德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手拈书 / 孟庆德著; 朱晓剑, 朱姝主编.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2.5

(读书风景文丛)

ISBN 978-7-5455-0626-6

I. ①信… II. ①孟…②朱…③朱… III. 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1158 号

XINSHOU NIAN SHU

信手拈书

孟庆德/著 朱晓剑 朱姝/主编

天地无极 世界有我

出品人 罗文琦

策 划 罗文琦

组 稿 吴 鸿

责任编辑 段智玲 方雅维

责任校对 程 于 等

封面设计 叶 茂

电脑制作 华彩文化

责任印制 桑 蓉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5mm × 23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86 千

定 价 2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0626-6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87734639(总编室) 87735359(营销部)

87734601(市场部) 87734632(农家书屋办)

购书咨询热线: (028) 87734632 87738671

编者的话

春节前，在天地出版社任职的一位朋友说，现在的书店纷纷倒闭了，但读书人依然不减，这种风气正是美好社会的种子，是不是找机会做一套关于读书的书？这几年，我一直在编《天涯读书周刊》电子杂志，也早想着出一套这样的书。甚至在一两年前就跟一家出版社商谈出这类书，作者就找了好些位，但限于市场太小众，出版社最终放弃了计划。说来，还是觉得对作者不住，便随时在寻找机缘出这样的书。

我的这位朋友是实在人，做出版多年，此前也有合作，对做读书的书，自然是一拍即合。我随后提出做年轻作者的书，如阿滢、王国华，在读书圈早已享有盛名；如理洵、黄岳年则在网上拥有众多的“粉丝”，虽然市场小一些，但在未来是值得期许的。相对来说，年纪大一点的这类作者，差不多都出过书了，出他们的书，固然市场有保证，但新鲜劲似乎不足了。我如此说。朋友说，就按你的意思办。

有了这一句话，我就大胆放心地去组稿，一下子约了二三十位作者，但有的觉得写的文章固然多，还不够出书的分量；还有的担心市场……几经筛选，终于确定了十八位作者。于是，这套名为“读书风景文丛”的书就顺势而出了。

我曾在微博上谈论这套书说，这里展现了不同作者的阅读趣味，去除了时髦，回归了阅读。实际上，书话类的书出到今天，我们也在思考，书话的未来，以及书话学的构想。现在，我们期望通过读书随笔的形式，让阅读变得更有趣一些。读书随笔，更多的是一个人的思想表达。另外，这样一套读书随笔，作者基本上是年轻一代，他们在当今的读书圈中还属于被忽略的一群民间读书人，但他们活跃于网络、报刊，影响非凡。这次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可能观点少了一点，但都在文字中有所表述了。而这，需要用心去发现。

确实，读书风景很美丽，但如果缺乏发现，可能看完一本书就扔，或者读书过于功利，就难以发现阅读之美了。安武林老师说，《读书如同玩核桃》。这是怎样的玩法？确也令人好奇。而王森兄《左手新书，右手旧书》，这样的一种状态也足够迷人。如若《闲敲棋子落灯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其展现的也是《书中风骨》了。不管是《枕边书》，还是《信手拈书》，都是《与书为徒》的一种《书式生活》吧。

这读书风景，既有董桥的书城黄昏即事的韵致，也有读书生活的素描，就像卞之琳所说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不仅如此，透过这读书风景，我们看到的是读书人在浮躁的时代，依然心存美好，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这种精神所凸显的气息是优雅的，也是温暖的。

朱晓剑

二〇一二年三月

目 录

读书也会有麻烦	1
《周作人书话》信手翻	4
从老子说开去	7
戴望舒的译诗	12
读《颠覆伊索》	18
读马长山先生(外一篇)	25
读法布尔《昆虫记》	32
读斯蒂芬·茨威格《三作家》	35
读朱自清	40
高傲的居里夫人	45
诡 辩	50
看房龙说艺术	53
门	61
千古难译一蛙声	63
前途坎坷的鲁滨逊	67
情 书	69
诗歌和房子	73

外国人看孔子	78
我读史铁生	85
闲话张爱玲	88
想起朦胧诗	92
想起辛词	97
向儿童文学寻获拯救	100
小行星砸出的失眠	104
一本黑色封面的诗集	106
一本小词典	109
一本应该广而告之的书	112
一次法律保护下的环球旅行	115
预测止于人性恶	119
走向一本书	122
读钱闲猜	125
读钱锺书《人生边上的边上》	128
纪念一本书	135
读鲁迅日记	137

好东西——读鲁迅杂文有感·····	140
鲁迅的脾气·····	142
鲁迅和音乐·····	147
鲁迅与建设·····	150
没有情诗的鲁迅·····	157
且看鲁迅自己说·····	160
读书说梦·····	163
哪吒之死·····	166
一部被遗忘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171
《红楼梦》中有武功·····	174
读“红”札记·····	176
红楼内外·····	179
我看《红楼梦》·····	185
找个高处看“红楼”·····	188
《西游记》是一部爱情小说·····	191
读阿滢《秋缘斋书事》·····	194
惦记一本书·····	197

读三联的书	200
读萧红散文	203
雷雨之夜想起郭沫若的《雷电颂》	207
没有马甲的悲剧	209
民间有书	213
莫名其妙的错误	215
目 卧	217
你存我取	220
“披”字玩	222
书中看雨	226
四角号码字典	229

读书也会有麻烦

鲁迅于读书有“随便翻翻”之说，我深以为然。读书和旅游漫步有些相似，或建筑机械，或花鸟虫鱼，翻翻看看，总有所得。但鲁迅说用了这种读书方法，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我又深以为然。我就是受害的一个，五柳先生读书不求甚解，我在我不求甚解上比他更走出老远，在捉笔行文时却又不像他那样老实，文章中竟总多出些书名号。世间事物，有一利就有一弊。这话又如硬币，翻过来又可看到另一面，有一弊应该也会有一利，我竟是在“随便翻翻”这里对“意识流”小说有了些不能成文的认识。

西人伍尔夫和乔伊斯等弄出意识流小说，看惯了传统小说的接受不了，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再版的《辞海·文学分册》甚至连“意识流”这一词条都没有收入。以传统小说为背景，一些人认为“意识流”小说蛮古怪，不太现实。其实，人们往往被传统的东西把视野束缚小了，人的大脑意识本就很能跳跃，“意识流”本就和人同龄与人同在。

理论能大人胆量强人信心。自从知道“随便翻翻”这种方法，随便翻书就越发自觉，越发好像有了支持，久而久之，真得莫大好处。世间之物，诗人共咏，中国诗人赵师秀写过的青蛙，日本诗人松尾芭蕉让它“扑通”入水，唐代李商隐憧憬过的爱情，西人雨果也曾纵情歌唱。许多东西装入头脑之中，平时倒也老实，到了一定时候，它们会突然苏醒，或与人说话，或书写文章，平常翻书看来的相应的一些东西常常就蹦出来，思绪跳跃常如踏石过河，从庄子与惠施的斗口跳到古希腊的诡辩，从中国李白的月亮跳到伊朗海亚姆的空杯，意识的流动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外现。时间长了，人们就经常夸奖，说你看书看得真多。

听到夸奖，总是高兴，夸奖多了，心中却越来越恐慌，这时候不禁想起鲁迅《随便翻翻》中另一段话：“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藏书四千余种一万四千余册的鲁迅不敢像藏书多达三十余万册的李敖那样夸口，我若顶个“读书多”的名字，那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倘若有人存心考你，岂不经常大窘。20世纪80年代，有教授在广播电台读书节目中，说书的数量需超过五百册才能算藏书。当时，距“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间不是很长，那位教授可能有鼓励大家的意思，没有把标准往高里定。听了那教授的话，好奇中我将自家架子上的书数了一数，使了个大劲，连杂志都算上，刚刚够得上五百本。一些年来，架子上的书有所增加，增加却也有限，实在不敢称自己正在“藏书”，更因中了“随便翻翻”的毒，正像鲁迅所说，许多书并没有本本细看，顶多学会了需要用时知道怎样再到书里去翻。

人生能读多少书？法国阅读学专家 B. 皮沃说，大约能有两千五百本，美国教育家 C. 迪瓦恩说，一般在一千多本。有朋友算过一笔账，从七岁开始，每天读五六十页，平均三四天读一本书，一年读一百本，六十年读六千本，其中不包括读报纸、杂志、公文、课本，如果有些书要复读、精读、研究、摘抄，一生能读三千本书，也就称得上是一个刻苦的读书人。一生读三千本书，就是再加上几倍，人于世界又能知道多少，人的目光又能穿透障碍多少层？大事不论，原以为凡液体都能导电，这认识不知怎么在头脑中竟很结实，当有人问汽油属不属于导体，找到资料一看，长时间的认识顷刻之间就被轰毁了。

不管有意无意，名不副实就是假的，假了却又不肯说出来，那就有故意行骗的味道。当个骗子实际很不容易，一句假话需要有一万句假话去圆，总担个虚名也很累人，不如早早说出来，一生也可得到轻松。

2005. 4. 18

《周作人书话》 信手翻

一家个体书屋的书架上并排摆着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书话丛书”中的两本，一本是鲁迅的，一本是周作人的。鲁迅，周作人，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兄弟俩，前者是大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后者是二弟，先也曾做过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后来“堕落成汉奸文人”。汉奸文人都做了些什么汉奸勾当，许多相关史料上都没有说，当然有关资料我看到的还少，还正在找。近两年，渐渐多读了一些周作人的文章，我越来越感到不能简单以汉奸文人来评价周作人。《周作人书话》的编者在“先编后记”中说：“当三十年代末周作人与伪政府合作时，他的一个主要的理由是家里人口众多，生活极为困难，他不在大学里教书，文章又卖不上好价钱。”这个理由似乎也并不很充分。编选者说，鲁迅与周作人“他们之间‘同’大于‘异’”。编选者在本书另一处的小介中还说，周作人于五四时代，“本思想启蒙之旨，于神话学、民俗学、生物学、性心理学等东西洋著述，多所译介，于中国思想革命及新学科之创立，功不可没”。周作人跟鲁迅是

不能比的，但在文化思想上，周作人比梁实秋等一千人要强得多。

《周作人书话》影印了周作人《偶作打油诗二首》的手迹。

之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之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美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这两首诗，林语堂为其加了个《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发表出来，诗一发表，许多人认为一代文化大家竟有消沉堕落之意，便很不满，纷纷撰文指斥，我手上有一套四卷本的《中国杂文大观》，其中就很有几篇针对此诗的。但在当时，鲁迅不计被周作人逐出家门，在给曹聚仁信中谈及此诗时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愆，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有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1964年，周作人作《关于所谓五十自寿诗》提及此诗时说：“批评最为适当的，乃是鲁迅的两封信。”《周作人书话》编选者敢将这两首诗影印出来放在卷首，大概也看出这两首诗并非堕落之作。

周作人自道“半是儒家半释家”，其实，周作人和老庄也很近，

除了鲁迅，这几乎是中国文人全不能免的。

《周作人书话》编选者说：“周作人对书更有痴情，他在书山里已修行到能在儿啼妇语乱哄哄中端坐看书。”周作人凭借读书接近了释道的境界。周作人身上很有些读书人气，一切活动都在脑子里，都在他的文章里，单看他的照片，整个一面无表情，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周作人勤于读书，他的健身活动是写文章，他在书与文章中活动着。他读书不死，文章写得丝毫不急躁，蛮有自己的眼光和节奏。

购得《周作人书话》的时候，正在读另一本书。读书读得累了，学鲁迅“随便翻翻”，拿过《周作人书话》，这一翻，就翻了一百五十多页。

一百四十四页是《关于试帖》。试帖，即试帖诗，这可以算做“八股”的一部分。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说：“我又说这些试帖诗文与中国戏剧有关系，民间的对联、谜语与诗钟也都与试帖相关，这却可以算是我的发现，未经前人指出。中国向来被称为文字之国。关于这一类的把戏的确是十分高明的。”《红楼梦》以降，《海上花》《九尾龟》等，都常爱在故事情节中穿插一些诗词酒令，这是一种趋好，从某种角度说，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吧。周作人说，中国文字适用于游戏。

周作人说：“我希望教育界有热诚的人们出来合资组织一个书店，贩买（卖）各国的好书，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一目的，营利放在第二。这种事业决不是可以轻视的，他的效力实在要比五分钟的文化运动更大而且坚实，很值得去做。”周作人说：“盖我平时评文人高下，常以相信所谓文昌关圣，喜谈果报为下等。”

这是我很喜欢周作人的地方。

《周作人书话》，周作人著。北京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初版。
16.00 元。

从老子说开去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十二个字，磨破后代多少嘴皮子。

有不知名者译：“可以用语言说出来的‘道’，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可以用言辞说出来的‘名’，就不是永恒的‘名’。”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版沙少海、徐子宏《老子全译》也沿此意：“‘道’，说得出，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名’，说得出，它就不是永恒的名。”

以上可谓通译。按此译法，给人的印象是并列的，前后各说各事，即道无恒道，名无恒名，道既无边，凡名亦道不尽所指之事物，是以亦非常名。

虽然徐梵澄先生从 1973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并将肯定改为疑问，写此句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但是，在他的《老子臆解》中，十二字上下是有关系的，即：“道，本无可名言者，然不得不藉名言以说道。”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说得更通俗细致：“道作为万物本原，无从命名，所以无法用语言表达它。但我们又想要表达它，便不得不用语言来加以形容。称它为‘道’，‘道’其实不是一个名字……我们称‘道’为‘道’时，不是因为它有某些可以名状的属性，这个名字只是一个指称，或用中国哲学惯用的词语，称它是‘无名之名’……‘道’这个名字既然从来自在，因此它长存；而这在现实之中根本不是一个名字。因此《老子》第一章里说：‘名可名，非常名。’”

南怀瑾先生《老子他说》另有说法，说出话来像个没读过书的。是这样：“有人解释《老子》第一章首句的第二个‘道’字，便是一般所谓‘常言道’的意思，也就是说话的意思。其实，这是不大合理的。因为把说话或话说用‘道’字来代表，那是唐宋之间的口头语。如客家话、粤语中便保留着。至于唐宋间的著作，在语录中经常出现有：‘道来！道来！’‘速道！速道！’等句子。明人小说上，更多‘某某道’或‘某人说道’等用语。如果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时隔几千年，口语完全与后世不同。那个时候表示说话的用字，都用‘曰’字。如‘子曰’‘孟子曰’等等，如此，《老子》原文‘道可道’的第二个‘道’字是否可作‘说’字解释，诸位应可触类旁通，不待细说了……假定我们要问，《老子》本书第一章首句中两个‘道’字，应当作哪种解释才恰当？我只能说：只有亲见老子，来问个清楚。”

钱锺书于《老子》“宁取王本而已矣”。王弼注《老子》第一章：“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钱锺书谓：“第一、三两‘道’字为道理之‘道’，第二‘道’字为道白之‘道’。”如果嫌钱锺书太近，《管锥编》于此还引古例为证：“如《诗·墙有茨》‘不可道也’之‘道’，即文字语言。”南怀瑾应该是喜欢孔子的，曾弄过《论语别裁》，于《论语·宪问》“夫子